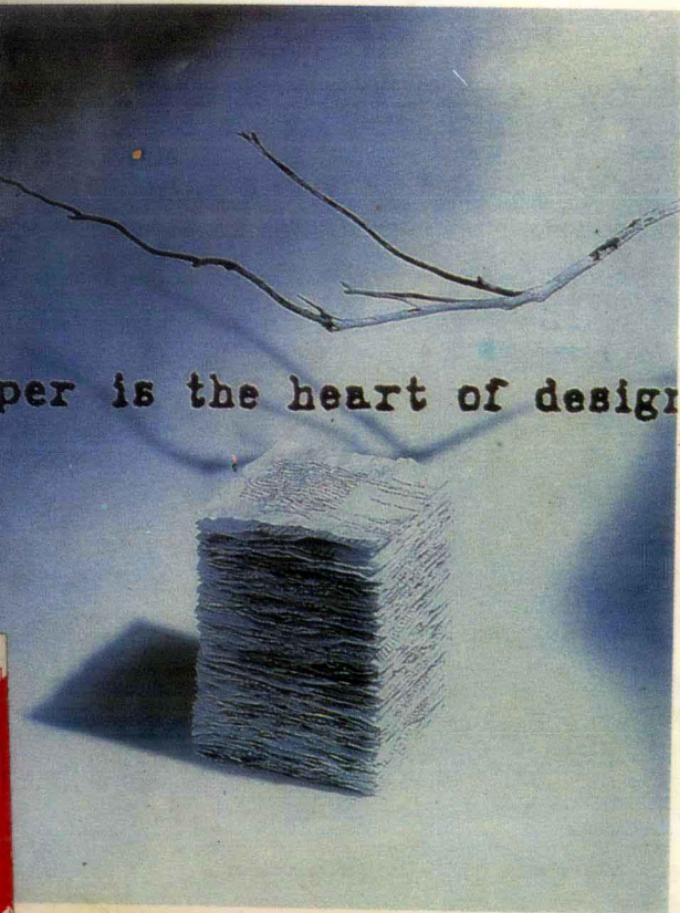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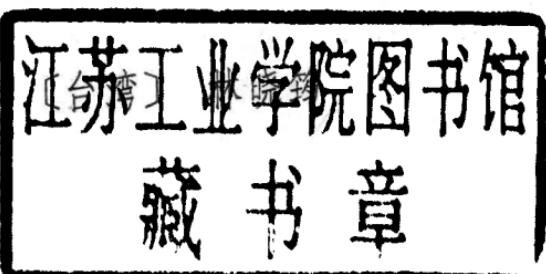


爱的痕迹

[台湾] 林晓筠著



爱 的 痕 迹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鸿文

号 30 字登蒜瓣

林晓筠感性系列(1)

爱的痕迹

台湾 林晓筠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京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7.35 印张 14 万字

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

ISBN 7-5354-0868-0/I · 723

定价：4.4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苏贞玲未婚先孕，瞒着情夫黯然出走；再相逢六年后的两人都已不再是“自由身”，虽有个女儿把他们连在了一起，能否重修旧好却在未定之天。

周杰仁刚烈冷傲，苏贞玲“冰山美人”，一个被人爱得觅死觅活，一个被人追得昏头胀脑。齐中孝默默此情谁诉？侯品伦假装着漠不关心；小秘书醋海泛波劫人质，新潮女“赌博”、“谈判”而倒追。峰回路转、跌宕起伏，留下了多么深刻的爱的痕迹。

台湾作家林晓筠，感性系列作品好看而又耐看，不单故事好表面热闹，而且有思想有品味有哲理思辨的闪光，由是在“通俗”与“纯文学”两榜题名，占尽先声，于此书可见一斑。

晋王世里后公品进升固当甄升表一章。王浦武大又面
献丁举，翻翁早拍恨得玉平娇天秀，伏文武道卦工工刻
望娘不要，殊美出时游人丈丈育始味村良曾人娘
出后公品颤前卦清瘦赵叔娘颤懊否，前暮向玉宵不群
品是
景且，娘快苗来斯人民之众景然自人支苗并五娘
“人美山本”。

“人美山本”！由景
1
景兴首归精人更钟卦妙我献
第一人畏春邪王拿会不由平娇越
不来人歌，服鞠丁曲，奇枝歌校口事同
人个苦麻，隔壁，交卦苗娘一赋冬下；寒妹怕与自露数
育只怕婆去心真，翁昧莫以歌卦指一卦，离强春卦呆
。黑张而歌，山文怕歌
贝宝怕歌眷眷，浊蟹怕歌喜人甘，表哥山文歌眷眷。
景只苏贞玲坐在她那辆已经显得有些老旧的“喜美”车
上，正耐心的等着她五岁大的小女儿由幼稚园下课，她
的心肝宝贝，她愿用一切和自己的生命去照顾、去保护
的女儿——妮妮。

妮妮是她女儿的小名，妮妮的本名是苏苓，至于她
的女儿为什么要从母姓，自然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，而
苏贞玲已经不常去想了。

她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女性，成功、独立、经济自主

而又大方能干，在一家代理法国化妆品的公司里当主管，除了工作能力之外，老天似乎还特别的厚待她，给了她傲人的身材和没有多少女人能相比的美貌，要不是她坚持不肯走向幕前，否则她绝对够资格推销她们公司的化妆品。

像她这样的女人自然是众多男人追求的对象，但是她却有一个和她极贴切的绰号——“冰山美人”。

是的！“冰山美人”。

她好像对任何男人都没有兴趣。

她似乎也不会拿正眼看男人一眼。

同事们对她好奇，但是没有人能了解她，她从来不透露自己的私事，不参加一般的社交、应酬，和每个人都保持着距离，唯一能让她以笑相待，真心去爱的只有她的女儿，她的妮妮。

看着她女儿清秀、讨人喜欢的脸庞，看着她的宝贝因为见到她而散发出的那种喜悦、纯挚的笑容，她只觉得有女如此，夫复何求！也就不再计较当初如何未婚生下她所承受的那些压力。值得的。
——儿女的
她的女儿使一切都变得值得。

如果真要说她有什么“不满”的话，那就是她女儿有一双和她父亲一模一样的眼睛，如果妮妮的爸爸有机会见到妮妮的话，那事情就有得瞧了，而她一直祈祷永

远不要有这一天。

她知道没有爱就不会有恨，但是她早就已经不去探讨这些了，她很欣慰目前的生活，她有能力付分期付款的房子，有自己的窝、自己的车子，而她的女儿也可以过得很好，她只要这些，其他的，她都无所谓了。

苏贞玲帮女儿开了车门。

妮妮俐落又灵活的爬上了驾驶座旁的位子，她几乎是苏贞玲的翻版，有着她所有优良的遗传和个性，假以时日，妮妮也绝对是足以和任何男人抗衡的“女强人”。

妮妮将书包往后座一丢，也是学苏贞玲的结果；看着妮妮的反应，苏贞玲苦笑，因为她也是一上车就顺手把公事包往下一扔，所以她实在没立场去责备女儿；的确，言教不如身教，看来她日后的一行一言必须谨慎点，这个五足岁的小女孩绝顶聪明。

“嗨！女儿。”

“嗨！妈咪。”

这是她们母女的一贯对话，苏贞玲把她的女儿当一个大女孩般的对待，她不否认她的女儿有些敏感、有些早熟、有些老气横秋，但这个她用自己全副心力呵护、去教育的女儿，她实在找不出一点需要改进的地方。

“今天幼稚园里教了些什么？”

“教了苹果、大象和猴子。”

苏贞玲知道女儿正在学简单的英文单字。

“好！那你念猴子给妈咪听。”苏贞玲要不敢
再去“MONKEY。”妮妮轻脆又发音标准的念出。
她问“那苹果呢？”苏贞玲要不敢
回答“APPLE。”
“大象。”
妮妮想了一下，大概是忘记了，但是她立刻严肃的
看着苏贞玲。“妈咪不可以说，让我想一下。”
苏贞玲忍不住的笑。这个有些固执、倔强、又完全的令人疼爱的小女孩，
和她小时真的所差不多，她妈妈说她小时候和妮妮是一个样，看来不可忽视遗传这玩意。
“我想到啦！”妮妮晶莹的眼神，带着胜利口吻的高呼着。“ELEPHANT。”

女儿这一呼，也打断了苏贞玲这不该有的思绪，她对女儿感激的一笑。
“妮妮真聪明。”苏贞玲要不敢
“老师也是这么说。”
“小孩子不可以太骄傲。”她一边发动引擎，一边叮咛着，她可以宠小孩、疼小孩、爱小孩，但是她绝对不要教出一个怪物。

“我没有！妈咪！”妮妮抗议。

“好！你没有，但是妈咪也要常常提醒你，因为妮妮太聪明了，妈咪怕你会忘了自己是谁。”“我是妮妮！”“可爱但不骄傲对不对？”“对。”妮妮天真烂漫的对她笑着。

“今天晚上妈妈要加班，所以你要在外婆家多待一些时候。”她带着歉意的对女儿说着，她尽可能的不加班，但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拿别人的薪水，即使是主管，也往往无可奈何。

“又要加班？！”女儿噘着嘴。“妈咪要赚钱啊！”“那妈咪把车卖掉嘛！我可以走路到幼稚园，很多小朋友都是走路的。”妮妮用她自己的逻辑说：“那你就不需要上班了，小朋友的妈妈都没有上班。”“妮妮！”她往往对这样童稚的言语，只能一笑置之，怎么和小孩子讲道理？！

“妈咪！你还是要上班？”“对啊！”“因为我没有爸爸，所以你才一定要上班，因为你要赚钱，我们才可以有东西吃、有地方住，是不是？”

“对！你才可以上幼稚园。”“那爸爸呢？你每次都不告诉我。”妮妮撒娇起来，即使明知说到爸爸会惹妈咪不高兴，但是小孩子那里憋得

住疑问？“每次都叫我不要再问，教师说小朋友不是从石头里冒出来的，是妈咪和爸爸一起生下来的。”

对这种似是而非，难以回答的问题，她的一贯反应就是专心的开着车，能避就避，反正也是有理扯不清，数年后，也许等妮妮大一点，她或许会对妮妮解释，但不是现在。

“妈咪！”

“妈咪在开车！”她提高了一点音量。

“你每次都这么说！”

“晚上妈咪再告诉你！”

“你到了晚上就忘了。”妮妮好像很不甘心。“而且等你回来的时候，我已经睡觉了。”

“那就明天早上说。”

“早上你就催着我上幼稚园，说你要迟到了。”

现在的小孩真是不好哄，他们甚至懂得思考，懂得大人的一些伎俩、一些花招，不能再低估这些小孩了，她不能再心存侥幸。

“妈咪保证一定会找时间和机会告诉你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妮妮很有决心。

“很快！”

“说谎的是小狗。”妮妮伸出小指头，很正经的准备和她的妈咪订什么保证似的。

苏贞玲伸出手，很快的用大拇指在女儿的大拇指上

盖了个章，今天这关先过了再说，面对愈来会愈懂事的女儿，她应该想个一劳永逸的方法。

周杰仁啊周杰仁。

你真是叫我又爱又恨。

关子仲目不转睛的看着正在做简报的“苏主任”。

他今天刚从法国飞来台湾，没有什么休息的就马不停蹄的来到台湾的代理总公司，他有些意外真正负责营销的是一名女性，而且还是个杰出的女性。

苏贞玲令他迷惑。

她在瞬间就抓住了他所有的注意力。

在法国他看多了国际级的美女，燕瘦环肥，丰满、高挑、冶荡、柔媚、浪漫可人的，什么样的女人他没有碰过？从大家闺秀到小家碧玉，谁叫他是化妆品公司的经理，也须赚女人的钱。

但是他在苏贞玲的身上看到了不同的东西。

他一向喜欢法国女人，她们懂得享乐，懂得男人，懂得享受性爱，懂得及时行乐，他对东方女子一向颇不能接受，但苏贞玲打破了他历年来的习惯。

他的精神无法全神贯注在她的简报上，他在想她这个人，在那套合身的套装下，有着一个怎么样的灵魂？他

马上清楚自己在动着怎么样的念头。

关子仲啊关子仲，你居然认真的想要追求一个台湾的女人，一个东方女子。

他那套法国女人才是做老婆和情人的料的理论到那去了？！难道在刹那间他一向信奉的理念就被苏贞玲给击溃？他实在有些意外，他一直都是个主观又自我极强的人，但是这会他却轻易的举双手投降。

“关先生？关先生——”

关子仲回过神，望着每一对投射而来的视线，忍不住尴尬的一笑。“对不起！一定是时差的关系，我发现自己的精神有点涣散，抱歉。”

每个人都是谅解的笑容。

除了苏贞玲……

苏贞玲的眼神中带着责备、带着不满，好像是在指责他没有效率、不够敬业，似乎他这个法国总公司的经理是混来的，是靠什么关系或背景搞来的。

他不能服气。

“苏主任！如果你不介意，这份简报可不可等明天再——”

“当然可以！”她答得干脆，甚至没等他说完。“我也不喜欢浪费时间。”

她真是不给他情面。

场面变得有些难堪，其实除了关子仲以外的人，大

家都了解苏贞玲工作的态度和作风，她是凭本事升上主任的，在三十岁不到的年纪。所以她无法忍受没有工作能力又每天在混日子、混时间的人。

关子仲需要一个台阶下。

于是有人说话了。

“苏主任！我看今天就到此为止，让关先生好好的回旅馆休息一下，晚上帮他接风、洗尘，相信他明天再来公司的时候，一定会叫人耳目一新。”

“是啊！反正不差一天。”
“这个行销计划反正是十全十美。”
你一言我一语的，大家都在帮这个法国来的经理说话，想把气氛搞好，不至于撕破脸。

苏贞玲不着痕迹的一笑，她没必要树立敌人。

“好吧。”

每个人都明显的放下了心。

苏贞玲拿起桌上的一些准备资料，率先的走出那间大会议室，在走廊上她被随后而来的关子仲挡住去路。

她挑挑眉的望着他。

“你不喜欢我。”关子仲肯定的说。

“我有喜欢你的必要吗？”

“如果你喜欢我，至少在我们共事的时间里，大家都

会愉快一些。”

他的话换来了苏贞玲有些不屑的一眼。

主任“关先生！相信你是来台湾工作而不是来交朋友的，”她说：“如果我们能合作愉快，很好。如果不能，我也没有什么好损失的，所以请不要对我说一些和工作上无关的话。”

“你是对每个男人都这样或是只针对我？”苏贞玲回话“你并不特别。”她淡淡的一句。“没有针对你的必要，请你不要自抬身价。”

这下关子仲糗大了。他不敢说自己是情场上的常胜军，更不敢以爱情圣手自居，但是起码他在脂粉阵中鲜少有败绩，他知道自己是受女人欢迎的，不管是东方女性或西方女性，但是苏贞玲却摆明了不吃他这套。

他不明白道理何在？她为什么要排斥他？

“苏主任！你——”“如果和公事无关，那我什么都不想听。”苏贞玲“你这种态度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？”

“我是凭真本事出来工作，不是靠和上司打情骂俏才得到主任的职位，如果你觉得我的态度不好，得罪了你，随便你怎么做。”她一派强硬的表示。

关子仲甘拜下风。

“我道歉可以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你不需要道歉，你并没有做错什么。”

“但是你让我觉得自己做错了。”

“那我就无能为力。”她不是很自然的一笑。

“今天晚上公司不是要替我接风吗？”

“祝你玩得愉快。”

“你不去？”

她给了他一个怪异又理所当然的眼神，她向来都不参加公司这一类的聚会，说她不合群，说她孤僻，她都无所谓，没有人知道她宁可把时间用来陪她的宝贝女儿。

这个关子仲就更不需要知道了。

“我希望你去。”

“即使董事长也不能勉强我。”

“我只是想和大家在一种融洽的气氛里多沟通、多了解。”关子仲耐着性子的解释道：“我必须多了解台湾的市场和这个公司的运作，如果我不能满载而归，那就枉费我千里迢迢的从法国来了。”

他有理，但是打动不了苏贞玲。

“其他人可以协助你。”

“你是公司的主管级人物。”

“我真的不想去。”

关子仲那种征服之心油然而生，如果苏贞玲今天不是这么的冷漠，这么的拒他于千里之外，那他或者还不注意到她，但是她叫他不得不接受这个挑战。

“苏贞玲。”他直接的称呼她。“不要让事情复杂下去

好不好？”

“丁雷娘曰自耕当舞出青县曰”

“我不懂你在说什么！”不敏“式改指氏避进退”

“你懂！”“伊凤避舞替要县不厉公主朝天令”

她不和他辩。“我还有公事要办。”对耐耕泥相持

“晚上见！”“去不耐”

不消“明天见。”转翅由然当进匣又晃封个一翻丁半颤

暗“晚上。”他看着她说：“就当我远来是客，不管明天以后你打算怎么对我，但是今天晚上请不要破坏我的兴致，我的家人、朋友全在法国，就算你同情一个异乡人好了。”“去朴里寄责”

苏贞玲本能的想拒绝他，但是她面对着一张诚恳、期待的脸，她狠不下心也不能再不通人情。

“好，我会去！”“董碧娘由干当督师叫于关”

“谢谢你！”他开怀的笑。

“我只是露个脸。”“丁来国去从拍歌歌里干奔费

“够了。”他充满了自信。“你本就是给我面子，至于如何让你留下来就是我的本事了。”“胡树灯更人出其”

她不再多说的从他身边擦身而过。

关子仲盯着她诱人但是端庄的背影，他没料到这趟台湾之行会这么的有趣，有趣得出乎他的意料。

不丑首走卧眠，快亡里干干册卦拍公五，莫令苗太玄县

姑讲个玄变卦不群不群仰歌最丑，献旺意卦会去不荣更青事出要不”。威烈将曲避直卦“。径束装”

。巷中齐
衣故不良，讯至味景背怕口类善育口杰味巷中齐。
那群合酒向一，来时只大从自酒，巷口杰跟小巷中。
人民“洛可可”是一家多元化的 PUB。奸恶是中齐，孩

在“洛可可”可以唱卡拉OK，可以跳舞，可以喝酒、
小酌，可以高谈阔论，是一个二十岁到四十岁的人都可
以接受的好地方。

一个年轻时浪荡不羁，像脱缰的野马似的男人，摇
身一变而成了一个内敛、具生意头脑而且极其成功的企
业家，他多角经营着他的事业，眼光看得比别人远，脚步
比别人先进，所以他才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得到名与利。

周杰仁本身又兼具了所有女人都无法抗拒的“坏男
人”气质，那种邪邪的、不在乎一切，不把一切看在眼
里的冷笑，女人就爱这种调调。

他够高、够挺，站起来的架势颇有君临天下的味道，
更重要的是他的脸上没有一点点的脂粉气，他不是那种
“漂亮”型的男人，而是像海一样深沉、山一样坚硬的那
种粗犷男子。

他令所有的女人疯狂。

所以来“洛可可”的大都是女性，不管是年轻的、成
熟的、世故的、纯真的，全都逃不过他的魅力。

但是他很少出面，他的生意都交给了他的得力助手